

實以補前史之闕又以申戒夫背主賣友恬不之恥者
題小野寺岡野二子手簡後

吾友宅觀瀾先生嘗撰江州大石氏碑記有云四十七
負其人也其心一而已矣可謂確言哉蓋其齒與德與
位雖不鈞而盡忠致命則如出一人也今焉即小野寺
岡野二子手簡而觀之其餘心畫宛然可知矣孰謂區
區殘畸不足尚乎

延光棗大石氏碑即忠義碑栗山
潛鋒所撰蛻岩以為觀瀾誤矣

題吉田潮田小野寺三子尺牘

三子之書其事則於死讐也不與焉而心畫各存焉爾

安知其異日忠烈之氣塞乎天地者不在茲乎於戲豹
死留皮雖一斑哉亦不可棄也

題畫竹 未出土來先有節，直侵雲去亦無心。

伊藤長胤

大石氏之義聲聞于天下矣，屬者有人送畫竹一幀，求予贊，云此其遺筆，因題宋方莆陽詩其上，以寓託物以興之意云。詩見中興吟鑒時元文改元丙辰夏六月也。

題義臣大石氏書後

餘承裕

始余觀所謂義臣大石氏者之書，其輒美甚可愛而無有一木強武夫之氣也，以為是非其所為也。夫大石氏者，與其黨四十六人，一朝刺之君，復眡父之讐，死以報其主於地下，則慷慨立節，古國士豫讓之流亞已，何得又有文雅君子之風如此者耶？蓋思而得之，是其所以為大石氏歟？方其枕干窺隙之間，潛行如避愒遊，示廢忍性待時，曠日持久，乃能使讐不動不驚，夷然居之，而至忘為之戒，竟得提兵入卧内，三躍達之，其身者，雖謀則然而有非唯剛不克柔，從事於暴卒之間而不

顧成敗者之所及者也。且夫四十六人衆矣，而率之以義，使各見死如歸，一心戮力，無變其志，受誓奉約，唯我是視，以濟一大事，則亦可以觀其人也。苟非有德者，何以得其始應之也，以響而其終從之也，以影以周還，乃如此，其豈可曰相爲而謀則固然已，而不歸多於其率之者，乃焉知其發於外者之不亦在於此也。太史公以容取人，殆失之子房，余於大石氏之書亦云。

大石良雄與三尾豁悟書跋

荻邦彥

右赤穗老大石氏赴義前一日筆也。凡大石諸子，其忠義凜凜千古者，不必論也。今大事近在且夕，而其書辭逍遙委曲，又其筆蹟間雅適和，略不見忙迫卒遽之態，亦足以觀賢者襟度矣。所謂豁悟者，阿波國老池田氏先也。當時有故去阿波，變姓名，間居于江州大津驛，數年後賜環歸而執事，詳書辭，似與大石友義極密矣。書見藏池田家。

大石良雄書牘跋

城崎郡溫泉逆旅主人武谷鏞家藏赤穗義人大石大

夫及其內人二兒書牘二卷皆其變前與其婦翁豐岡老石東源五兵衛家常問安書而石東當時隨得襯貼之屏風骨而喜捨其功德院某寺者武谷一日欲爲修補爛壞而揭起則出此數通武谷一見大驚別裝爲橫卷以寶箴云嗚呼理義之感人至矣哉今此數通斷爛殘牘其事非有神仙竒偉驚人者也其筆跡又非有虞褚顏柳矯健驚人者也殊大石一家婦人孺子訪疾遺食米鹽雜碎家書耳而拔之敗屏故紙中而上之錦標牙軸而欽仰寶愛者其故何也然則竒文高論欲空言以圖不朽者抑末也一觀此卷可赧然汗背也文化丁

卯六月書于大溪旅寓征夷府待問儒負荻邦彥記

記四十六士逸事

賴襄

世記四十六士、皆云其謀深密、未舉事、莫一人知者。大坂有中井鳥山二先生者、與大人交。中井氏世貫龍野、龍野士人井口氏元祿中在江戶邸、其僮人請之曰、聞赤穗遺臣將襲吉良氏、期在某日、僕請與郎君往觀、許之。期之夕、井口氏獨寢于邸舍樓上、比曉聞舍外街路有聲、如衆人過者、某氏意謂我僮所云得非是乎、乃闢樓窓而瞰、則四十餘人被防火裝、為隊而過、大人聞此、信疑相半、後過鳥山氏、鳥山氏越前人也、其僮文助在越前時、為國老本多氏丁夫、役于江戶邸、邸在本莊、與

吉良氏相隣吉良氏之變鄰邸皆發卒備焉文助亦乘障執灯至曉望吉良氏門外觀者如堵由此觀之中井氏所言信矣世之記者徒想像爾然當時事情如此而吉良氏未嘗覺之豈天意耶抑可以見人心已

永正刀記

中井積德

備工祐定者相繼十有餘世以至于今而其永正年製者尤有名云此刀瓦街軍器舖西村氏之世寶也西村氏既多所蓄而特寶此刀也非謂其能斷犀甲斬鐵幕也蓋元祿年間嘗有一老人來沽瑣被十五領囊金不充數乃折此刀也問其居則高津鬻油傘者云是冬赤城四十六士有復讐之舉其第三名原宗右衛門元辰乃油傘翁也昔時變名姓而竄伏焉瑣被乃此役所用耳嗚呼是舉也實曠世偉事人無知愚莫不欽仰則西村氏之寶此刀也不亦宜乎刀長二尺欵具予既詩之

隨為之記，俾其後世弗忘焉。其詩曰：赤城萬古標，炭漆不足論。匣中二尺霜，永照烈士心。

書義人錄後

篠崎弼

余讀義人錄，或詰焉曰：義人之稱，吾子有取焉乎？曰：非獨我取也。天下皆取焉。曰：府朝當饗賓之日，赤穗侯身任其職，以一朝之忿，弄兵殿中，非大不敬乎？官命自殺，沒其城邑，是侯身死于法也。侯家亡于法也。吉良氏劊差官任如故，亦出官命於法，不可讐者，讐之為犯法矣。大石氏乃犯法，而遂君之忿，謂忠猶可，謂義則吾惑焉。曰：法者，有司之所執，義者，君子之所行。法若害義，君子或不得不犯焉。觀其所犯，君子之義可見矣。且侯罪在殺官人乎？其人雖傷而不死，在弄兵殿中乎？雖大不敬，

志不在反逆也明矣其刑宜止於自裁且削封至於除
邑滅家則與反逆謀弑主無異矣而吉良無一言之訶
無一爵之削為侯臣子者以法籍口去仕他國如秦人
視越人肥瘠如鳥之擇木而可乎哉然大石氏社稷之
臣也非徇君於昏者故官賜死於君法也哀而不敢怨
焉官收君城邑法也痛而不敢拔焉城邑既除乃請立
君弟存君祀非若臧孫以防要君非皆義乎請既不聽
臣子離散顧讒慝貪婪使我身君死家滅使府朝法刻
刑濫之人保妻子而有祿位大石氏義安得不犯法殺
仇以慰亡君冤魂於地下哉故吉良氏果死乎大石氏

必不為此犯法之舉矣雪夜一擊出於不得止所犯之
法小而所成之義大我之仇首既獲而朝之讒人亦除
臣子之心安而天下之人快之如遠客歸家如久旱得
雨非義人而能如此乎非特義也以其好謀遂志則稱
之曰智以其殺身成仁則稱之曰仁亦何不可曰大石
氏於法為罪人當時官既賜死吾子不在其位而議其
政居下流而訕上為大石氏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懼
焉曰韓愈氏不言乎法吏一斷於法而學士引經而議
况當時某侯掘田有濫刑之諫雖不用舉朝稱之某侯
阿部稱其舉為國家盛事其後官賜侯弟祿五百石而

大石氏之屬皆赦其流竄而藝侯祿大石氏少子以千
五百石近聞江戶人有謀立石頌大石之忠義者官許
之不詰吾子其無懼我於法矣

書義人遺草後



凡士之志學者何務其本也其本無他
忠孝是已矣今其才足以超軼屈宋凌
跨班馬其學足以辨駁揚墨排斥佛老
而其本有虧則吾不知其可也夫世之
語忠臣義士者又稱赤穗四十餘士自
復讐以至於今日百有餘歲天下稱之
而不已或詠贊之或畫像之以其忠義

義人遺草 跋
之故也。伯氏嘗著諸士之傳，以叙其事。又輯其遺草，以觀其志。余受而讀之，潛然而嗚咽，慨然而感激。蓋其詞氣各不同，憂憤者，吾見其流離顛沛也；鬱幽者，吾見其隱忍伺仇也；悲壯者，吾見其決然復讐也；痛快者，吾見其欣然就義也；苟欲欽慕其人，以觀其志者，舍是而何求？觀其志，以想像其人，則謂之揖讓於

一堂可也。非特畫像之髣髴，詠贊之比喻而已。蓋其大節炳然，天下所共知，而其詞章則雖一言半句，忠誠義氣之所發，尤足以振末世之委靡。此伯氏之所輯錄也。歟！嗚呼！諸士未聞其學道而忠義如彼，詞章如此。今之學者，傲然以為其學凌程朱而躐陸王，其文驅韓歐而駕曾王，至於其本則或無有之務也。